

香港政治狂想曲 提舍

父子對話

在一所大花園內，一對父子悠閒地面對一望無際的大海閒聊。兒子對父親道：「雖然我尚年輕，可是對經營企業王國開始覺得厭倦，有些時候不禁問自己，為了什麼？」

「這個我當然理解，但人生有不同的目標，不斷的梦想。如香港首富，亞洲首富，世界首富，無限的追尋……」

「難怪佛教說多欲多苦，生死疲勞，從貪欲起；少欲無為，身心自在。」

「這個我同意，但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佛教的確高明，我營商第一個創意概念就是由佛教的布施、利他開始。我的貨品要做到全港最平，使每一個低下階層皆受惠。沒料到竟生意滔滔，競爭對手瞬即倒下，無意間壟斷了多個行業，我從商學院學得的技倆及商場中豐富的經驗，竟不及佛教一個簡單的概念。」

「可是，為什麼不能貫徹到底，演變到後來的巧取豪奪，四面楚歌？」

「我看到那些貪婪的面孔便生氣，那些人不學無術，懶惰，好逸惡勞，終日埋怨，恩將仇報，你對他們如何好也不會言謝，尚嫌不夠。我敢說，就是將全部財產給他們也不會改變，教我如何不改變策略，只有對自己好些，我也不想如此，但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」

「有說現在民不聊生，政府管治出現危機，因此有最低工資，最高工時等，但我認為最主要是全民退休保障！」

「這個政府！你說他不懂做生意，他卻謀取暴利，反說我們商人是奸商。說我們利潤豐厚，怎可與他們賣地收益、稅收等相比，我們因勢利導，競投政府賣地，一不小心，可能慘遭虧損，他們甚麼也不用做，已有大量進益，我們承受他們的工作，大量添購機器、材料，聘請勞工、人才等，其間的經營既大規模，亦專業，不是任何人可擔當，樓宇建好後，尚需承擔出售風險，稍有差錯，付銀行利息也成問題呢！幸好香港經濟環境好，我們才能一帆風順。可是卻要做政府的「替死鬼」，千夫所指，高地價政策是政府做出來的，他們懶惰，不願擴闊稅基，因循苟且，只做最少的工作，取最大的利潤，利用我們少數地產商代理一切，然後奉上絕大部

份收益。其他小企業，小稅收，他們不屑接觸。可是，要求我們要有社會責任，企業良心，面對龐大的貪得無厭，無心工作的員工，要保護他們，照顧生老病死。我看我們不是做生意，是做「善事」，我們是代替政府的功能，彷彿殖民地時期的「買辦」，卻負起「漢奸」的冤屈。人說無商不奸，我看無政府不奸，將照顧員工的責任分判給商人；還有競投，價高者得，是政府的兩大絕招，他們真的很聰明，將照顧員工的人事炸彈轉嫁別人；此外，將賣地工程大小項目讓競投者以價高者得的策略，讓我們「打生打死」，彷彿將骨頭拋給一羣餓狗，讓牠們爭奪。可憐一些經驗及資源不豐富的公司，計算錯誤，慘遭虧蝕，永不超生。這兩大絕招非我們所創，是我們從政府偷學來的。別人說我們壟斷市場，但面對激烈的競爭，顧客過份的要求，政府卸過來的責任，不如此，我們如何自保，我不要作為一羣爭奪利益中的一條狗，且從做生意的角度，謀取最大利潤，運用合法的手段，有何不對？

別說我們壟斷，稱霸，沒良心。我們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權力並不操在我們手上，我們只是受壓迫，被利用的一羣人。上有精明，自私的政府，下有廣大愚痴的羣眾，為最低薪金，最高工時「打生打死」，為求安逸，為爭取舒適的工作無所不用其極，稍辛苦，稍困難的工作已沒有人問津，「不辛苦那得世間財」，在這裏已不適用。唉！我看香港正步向滅亡。那些愚痴的羣眾，終日互相對罵、爭鬥，彷彿羣犬互鬥，卻看不出罪魁禍首是高地價政策，沒有人在這方面下功夫。可憐他們千方百計爭取到的東西，如最低工資等，却悄悄地被高通脹吃掉。難道要我們這些既得利益者提醒他們嗎？其他操權者及受益者更可惡，將問題轉移，讓社會更混亂，矛盾，雖然我們不是什麼好人，但比起他們，我們確是不差啊！」

「香港弄至如斯田地，問題出在那裏？是否真的沒有人才？是否運氣不佳？」

「香港不是沒有人才，你看回歸前產生多少精英，各行各業至今仍有傑出人才支撐，不至倒塌。歸根究底，是領導人不濟，多個特首皆是錯誤人選。歸根究底，是中央的政策失誤。他們認為香港的成就只是因時際會，好運而已。大陸管治，再加上香港人的幹勁，當是最完美的配搭。因此，特首不需要很能幹，庸碌也沒關係，只要聽話，遵守中央吩咐，定能發揮盡致。沒想到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，它的成功需依靠眾多的人才建立及維持，領導有道，下面的人才才能發揮；領導專橫、妒才，認為自己什麼都能，都懂，看不起下面的人，看不起專業，那便致命了。高風亮節的人才只有隱退，無骨氣的人才便利用聰明才智，陽奉陰違，躲懶敷衍，甚至破壞，香港如何不陷於滅亡？唉！我雖是一個唯利是圖之人，亦覺慘不忍睹。失望，意興闌珊，撤資是唯一途徑。」